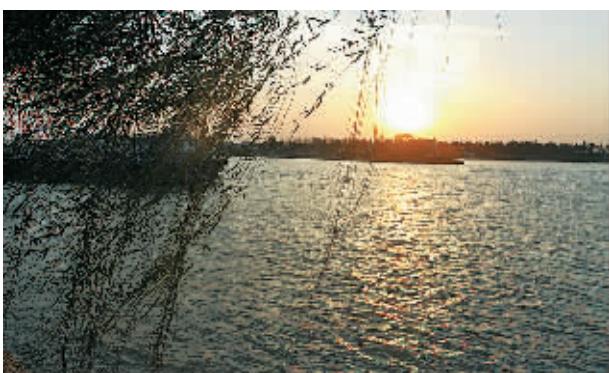


2013年12月11日 编辑 侯广岩 审读 甄景忠



该怎样描述心中的大运河?原本以为这会是件相当简单的任务,真到执笔在手才发现自己的语穷字尽。恍悟,对大运河的感受太多、太琐碎、太复杂,会多到难以表达,就如车辆的突然增多,会堵塞道路一样。

我们沿河南下,去捡拾有关大运河的记忆。每到一处,每见一景,对大运河的理解便增加一分。这样一路走来,各种感情交织缠绕,有了一个杂乱却有序的线团。线团外贴着一张表明身份的纸条,上边只写了四个字:昔日繁华。

那确实是昔日的繁华。设在洛阳的“国家粮库”回洛仓,早没了金色的粮食,独剩空荡荡的土坑;淮北柳孜桥墩遗址,我们还能看到那巨大的铁锚,夹杂

着汉画像石的桥墩,深埋泥土的碎瓷片,唯独不见响亮的船工号子;主管全国漕运的漕运总督府,在淮安只剩一片碎石瓦砾,更多历史正在人们脚下碾压;还有“人家尽枕河”的古镇河下,已丢了人居的喧闹,正和屋门外聊天的老人一起衰老;扬州城里的大运河碧波荡漾,风光依旧旖旎,唯独缺了船来舟往、帆樯如林的繁忙……

我们翻开大运河的一片片瓦砾,努力追寻着历史的脚步。我们拜访大运河的一个个遗址,尽力搜寻大运河曾经的辉煌。但我们看到的,听到的总是太少,我们无法复原大运河曾经的繁华。繁华、财富、文化、历史,还有种种的传说故事,风土人情,都已随大运河里的水,或干涸,或流淌。



# 千年繁华坠入寥落遗痕

■摄影 / 晚报记者 张辉 ■文字 / 晚报首席记者 贾若晨

